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六十二回 松下清齋折露葵

那巨靈因法術被制，驚魂未定，再聽錢昆一說，已明白了大半，不禁怒道：「豎子你懂什麼？老夫與元始天尊老賊約定，只要出得了撈什子都天爛籙，就由老夫為所欲為！怎麼？牛鼻子又食言自肥了？」錢昆道：「我看你千年修為，越修越糊塗了！昊天每甲子給你一個機會，實因人世間名利權勢泛濫成災，正好藉你作榜樣，以儆世俗。我這四個兄弟正是你的剋星，在天上照顧你，在人間則看守你，難道還不知醒悟麼？」

巨靈指著錢昆身後四人道：「爾等莫非那都天鳥籙掃地的四個白痴？叫你們低能兒應該當之無愧吧？」

錢昆道：「虧你修為千年，豈不知材有上材下材，人大智小智？細材弱智者實乃修為不足，只要方向正確，努力不懈，未來必成上材大智。彼四人入門不久，自當由掃地開始，心性堅凝，再上層樓，較汝之急功近利強過萬倍！」

巨靈說：「有理無理都任你說，想當初，老夫與元始老道同屬昊天門下。只因老夫已參透日月精華，神通廣大，不耐那聚點滴成瀚海的死功夫，所以另起門戶。元始老道腦筋死板，不知變通，千萬年來守著昊天不放，致有今天的虛位。」

「這種馬屁功夫，老夫不要也罷！事到如今，爾等晚生後輩，若有真才實學，果能羞辱老夫倒還罷了，若要憑這些平凡虛空無名之徒，狗仗狐威，不值老夫一哂。」

那瘦子說：「算你有眼光，貧道名空，又名不三，專門掃爾之空名。」

胖子說：「貧道利空，又名不四，曾為你去利。」

歪腿說：「貧道權虛，又名亂七，曾為你削權。」

瘸腳說：「貧道勢虛，又名八糟，是爾之榜樣。」

巨靈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可憐的昊天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連幾個手下都不像人，名不像名。」

不三嘆道：「難怪有人終其生死抱著空名不放，原來你修煉千載，始終還搞不清什麼是人，什麼叫名。」

巨靈說：「倒要請教一二。」

不三說：「你放的青光，有名沒有？」

巨靈說：「當然有名，那叫巨木靈光。」

不三搖頭晃腦說：「啊！我懂了，原來你不是人！你既不是人，為什麼瞧不起自己的本來，偏想做人？」

巨靈恨聲說：「我當然不是人，正因為元始天尊那牛鼻子偏心，讓人類享盡榮華，卻讓我輩犧牲奉獻，如今我正是為生命界報仇！」

不四說：「哥呀！這廝不過是東勝神州的一棵狐尾松，昊天御命，叫他負責地球生態，他棄職潛逃，還有這麼多說辭。」

巨靈說：「棄職潛逃？你不見人們為了私慾，把我的子孫都砍伐一空！」

不四說：「你有利人類，人砍了樹來用，正是利空呀！因果相循，人類報應還在後頭。你怎能反過頭來，倒果為因呢？」

巨靈說：「老夫苦修千載，就為了這點權勢！人若負我我必負人！」

權虛駁道：「錯！錯！錯！權勢是虛假的，不論什麼東西，多了便構成權勢。水多了有水權；火大了有火權；木聚集成林，當然就有木權！可是人也多了呀！世事分分合合，多的也會變少，權勢晃眼就消逝了。」

巨靈不服，說：「正因如此，趁著有權時好好利用！」

勢虛插口說：「善用權者，有勢萬年。薰天野火片時就燒光了，漫地洪水不久也會退去，不過是一時片刻的幻象，何苦來哉？」

巨靈說：「別給我饒舌，你們既是上清門下，總有些道行吧！咱們不妨大戰三百回合，我輸了任你們處置，否則別怨我無情！」

錢昆接口說：「正是！要是你通情達理，也不會有今天！既然要見真章，貧道正好執行師命，好歹讓你知天高地厚！」

巨靈說：「有道是好漢架不住人多，你們五個打我一個，豈非壞了令名？」

錢昆笑道：「殺雞焉用牛刀，我一個人就夠了！」

巨靈說：「這樣吧！讓他們四個一起上，只別怨我老欺少！」

錢昆道：「說得也是，我有師弟在此，正好敘舊，你們去玩吧！」

巨靈見錢昆說得輕鬆，知道討不了便宜，但他早有對策，便說：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輩動起手來恐傷無辜，不如上遙天去大戰一場！」

不三搖頭說：「錢師兄，師尊有命，我們不得和他動手。」

不四也搖頭說：「哥呀！不動手怎麼打呀？」

錢昆說：「師尊是怕你們不知輕重，誤傷了他，落得一個破壞生態的罪名！放心吧，你們不要傷他，讓他領教一下上清子弟的真實功夫就行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但見亂七身形一晃，一個「飛雲掠影」，就從巨靈兩丈高的頭上飛越過去。八糟也不遲疑，來個「拖泥帶水」，一時間塵土翻滾，巨靈腳下亂成一團。

巨靈不禁笑出聲來，問：「這是什麼功夫？簡直是亂七八糟嘛！」

那亂七一聽，楞了一楞：「是呀！亂七、八糟，那不就是我們兄弟嗎？」

八糟說：「哥！他說的亂七八糟才是亂七八糟！上！」

這亂七八糟一出手，果真場上一場混亂，完全分不清敵我。

不三見勢虛兄弟上了手，更不甘寂寞，立即猿身而上，在巨靈腰間摸了一把，扯下一塊布條，瞬間折回。不四也不假思索，隨手將那布條打了個結，繞過巨靈正面，快如旋風般又把布條繫在巨靈腰間。

人人看得眼花撩亂，不過眨眼的時間，不三、不四、亂七、八糟已經氣定神閒地站在原地，面帶得色。

巨靈不明所以，問：「這是上清所傳的神通嗎？」

不三說：「不是，這是我們兩國的老二奇蹟！發明創新太辛苦了，依樣畫葫蘆多簡單，馬上有成效。」

巨靈納悶道：「什麼成效？」

不三說：「這叫來料加工，大爺們有，我們也有。」

不四說：「我這叫出口創匯，諒你也不懂！」

巨靈嘆了口氣，說：「豎子無能，在上清門下學道，只會這些不三、不四的雕蟲小技，不怕丟了上清的顏面？」

不三說：「這是通天教主的，我們還是喜憨兒模範生哩！」

不四問：「哥呀！誰是通天教主？不是叫老大哥嗎？」

亂七說：「沒錯，我們加工出口，繁榮了經濟，也壯大了土石流！」

八糟說：「哥呀！我們是來打仗的吧，快殺上去呀！」

巨靈點點頭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難怪！難怪！天地不是一天形成的，由無知無識無靈的物界，一步一步修煉成人，要過多少難關啊！又要由無知無識無神的人界，進修為神，豈止千年萬載？老夫又有什麼好抱怨的？」

那一端，空虛四兄弟略事商量，各自站立一角，齊喝：「根留身邊，戒急用尿！」八手八腳同時舞動，一道精光閃射的霹靂自空而降，堪堪打到巨靈身前。

巨靈正在沉思，這一陣爆炸，聲音大威力小，只是平空掉下無數花花綠綠的紙張，和濕漉漉的一片，他嚇了一跳：「這又是什麼？」

空虛兄弟齊道：「空包彈！」

巨靈怒道：「老夫等人物，豈能跟你們玩這些兒戲？來來來！我們到遙天一見高下，免得沾污了眾人的法目！」說罷，一道青光直穿上方光幕，呼嘯而去！

空虛兄弟大出意料，不三道：「錢師兄！他是不是怕我們，逃走了？」

錢昆對這四個寶貝師弟是好氣又好笑，師父說眾生平等，所以不拘資質，收了這四個棄兒。幾百年來，他們常識沒有，倒難得修成了一些法術，無時無刻不想炫耀一番。剛才一看，真如妖孽所說，不過是些兒戲吧了！

好在錢昆成竹在胸，他又有事對左非右說，便說：「去呀！快追去！我就來！」

四兄弟巴不得有這句話，立刻身形一閃，晃眼不見。

在空虛兄弟與巨靈鬥法時，左非右已經看到錢昆，他欣喜萬分，立刻把文祥等一拉，迎了上去。

錢昆問：「師弟可好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們只是虛驚，但不知衣紅、法蒂瑪她們如何？」

衣紅與法蒂瑪托庇四法王身後，倒是毫髮無損。這時也走過來，相互見禮畢，錢昆說：「這孽障事小，倒是與他同墮凡塵的若夢師妹，至今尚未查出下落。」

左非右急道：「這孽障就是從大週天逃出的精靈嗎？」

錢昆說：「正是，愚兄承師父施恩，這些時日在空虛四兄弟護持之下，如今法力已復。師父嚴命，救回師妹是首要任務，但不得借助他人的力量。你既在此，定知那孽障的所作所為，可有任何蛛絲馬跡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們也是剛到，這裡情況一概不知。」

衣紅想了想，說：「記得左哥說過，令師妹是和一個嬰兒同時離開都天寶籙的。如果那個嬰兒就是先前那位青色巨靈，令師妹應該就在此間才是。」

錢昆搖頭說：「空虛四兄弟早奉有師命，一直埋伏在妖孽巢中。老妖遁回時，並未見到師妹同行。後來老妖曾赴月球等處，最後來到此間。四兄弟雖為我護法，但如有師妹下落，他們一定最先知道。」

衣紅說：「左哥何不算上一算？」

錢昆說：「那倒不必，師妹是仙道中人，遭此魔難，是罪有應得，師尊是在考驗為兄的修為。現在我才理解，真要修成大羅金仙，法術只屬入門，就像空虛四兄弟一般，其實道行道理才見真章。師弟你看，像你們幾位，神光湛然，已無需道術了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錢師兄過獎了，你沒見到我們剛才在魔光妖火下，躲躲藏藏的蠢相。我倒是認為有了法術神通，就少受好多罪了。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口是心非！前些時妳才說要學道不學法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心直口快，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需要，說說罷了！」

這時，那四兄弟已隨巨靈遠去。錢昆說：「我要趕去協助師弟們，他們正是無道有法，經常沒有判斷力，把好事搞糟！看來這裡情勢未定，可能還有事端。我且留下一道護身錦符，可保你們平安，待我先收拾妖孽，咱們再一同尋找師妹的下落。」

錢昆去後，衣紅見四法王抱著杏姑，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大法王早已甦醒，見到巨靈與四兄弟的混戰，原來依仗的磁場，竟是如此不堪！

再一環顧周遭的景象，觸目驚心，他呆呆坐在地上，灰心喪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場中諸人一個個驚魂甫定，呼親喚友之聲處處可聞，悽慘之情溢於言表。

衣紅走到四法王面前，查看杏姑的氣息。見她人中緊閉，面色淤青。衣紅原通推拿之術，便著四法王將杏姑平放在地，雙手捏著杏姑的合谷穴，左推右揉，過了半刻，又按捏杏姑的人中。

這樣一再反覆，過了一會，杏姑氣色漸轉，呼吸平暢。衣紅早已累得一身是汗，對四法王說：「快找點清水來，她喉嚨有痰，要清理一下。」

四法王以杏姑為重，而且早就見識過衣紅的本領，這時情況很亂，敵我未明。但為了杏姑，他自是欣然從命，起身找水去了。

這時杏姑悠悠醒轉，見一位姑娘扶著自己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謝謝妳了。」繼而一看，眼前天翻地覆，宛非原先模樣。杏姑不禁大吃一驚，掙扎坐起，向面前這位姑娘問道：「這是哪裡？」

衣紅一見杏姑，心中就愛之不已。想想文祥也真有福氣，這等人物也給他遇上了，如果他真的喜歡，自己讓賢便是，誰在意那個本來就不存在的名義？

等杏姑睜大了明亮的眼睛，茫然四顧之際，衣紅那促狹的毛病又油然而生：「妳不知道嗎？這是鬼門關。」

杏姑問：「什麼鬼門關？」

衣紅說：「人在生死之際，一定要過一道關隘，要麼做鬼，要麼做人。閻王爺會出一道題目，答對了回頭做人，否則就要做鬼！」

杏姑嘆口氣道：「唉！何必這樣麻煩？我寧願做鬼。」

衣紅說：「哪有這麼簡單！人人想做鬼，鬼界不是鬼口爆炸了？」

杏姑說：「那我選做石頭，做泥土，鬼也不做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也由不得妳！」

杏姑懷疑地望著衣紅，說：「妳是誰？怎麼懂得這麼多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閻王爺的助理，妳告訴我最切身的心事，我可以幫妳解決！」

杏姑搖搖頭，說：「不是我不相信妳，人間有些事是不可能解決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奇怪？妳怎麼會這樣說？」

杏姑說：「有人是爸爸，有人是媽媽，有人是兒子，有人是女兒，有人是男，有人是女。人為什麼這樣麻煩呢？為什麼一定是男是女呢？妳能解決嗎？」

衣紅望著杏姑，半晌答不出話來，是呀！這不是修道的目的嗎？這種話居然由一個純潔無知的少女口中道出！衣紅心頭一熱，便說：「老實告訴妳，我叫衣紅，我們在修道，目的就是回歸自然本體，修成了仙佛之後，就不再有男女之別了。」

杏姑說：「衣紅姐姐，那為什麼還有男菩薩、女菩薩，男神仙、女神仙呢？」

衣紅又被考倒了，她自命辯才無礙，這一剎，她真不知如何回答。只好打岔說：「騷姑娘！像妳這樣如花似玉，男男女女不是天賜良緣嗎？」

杏姑嘆氣說：「我從小就喜歡養小動物，偏生養得好就生得多，多到誰都受不了。我大姐說，那是它們發了情，男女也一樣，發了情，就會生一大堆兒女的。我後來才曉得，人就是動物，為什麼人不做石頭呢？千年萬年，石頭從來不變呀！」

衣紅聽文祥說過杏姑家裡的事，知道幼小的心靈有無比的創傷，便安慰她道：「難道妳沒喜歡過誰？除了妳的姐姐，沒喜歡過男人？」

杏姑眼眶紅了，輕輕地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叫喜歡。」

衣紅解釋說：「比如說，妳想和他在一起。」

杏姑說：「有的，有幾次打獵時，我很怕，很喜歡和族裡的青年在一起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不在一起的時候，有沒有想他們呢？」

杏姑臉紅了，低下頭說：「只有一次，我想過一個人，可是那人不是真的，像葉子上的露珠一樣，風一吹就散了。其實這樣最好，因為姐姐說，男女在一起就會生孩子。他又是男的，如果我們生了女兒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
衣紅懂了，說：「並非天下男人都和妳父親一樣……」

杏姑一驚，瞪著衣紅說：「妳怎麼知道我父親的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閻王的助理，有什麼不知道的？」

杏姑將信將疑，又問：「那妳也知道那個露珠的事。」

衣紅猜是文祥，說：「我不僅知道，而且可以找他來給妳看。」

杏姑顏色一正，堅決地說：「好姐姐！讓我做鬼吧！快出題目吧！我不要見他！我不能見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為什麼？他很好，他待妳好得很！」

杏姑急著說：「不！人人說我父親是好人，人人說四法王是好人，人人說大法王是好人，人人說博士是好人！好姐姐！我怕好人！我不要見好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保證，這個人不一樣！」

杏姑幾乎要哭出來，她緊握著衣紅的手，懇求說：「好姐姐！最好的事都只能放在心底，希望變成現實就可怕得很！請妳向閻王爺求情吧！我不要見他！」

大法王怔怔地坐在地上，一直振作不起來。眼見多年辛苦經營的基業受到重創，一時心碎神傷，氣惱不已。

但是，真主阿拉說過，要奮鬥才能生存，再嚴酷的環境都要克服！真主阿拉在沙漠中建立了神的王國，一手持劍，一手持可蘭經。這個道理非常明確，如果相信真主，就要像寶劍一樣堅強！

失敗算什麼？人生又有什麼算得上成功呢？就算成功了，不是又將面臨失敗嗎？說穿了，成功只有一剎那，失敗才是永恆的。

想到這裡，法王大吼一聲，驅盡胸中的濁氣，站將起來，環目四望。這豈僅是慘不忍睹而已！簡直是一無所睹，一片殘垣斷瓦，地上更如方熄的火山殘流，有的高起，有的低陷，只有附近數頃還略保原貌。

這些暫且不管，總之，惡魔已去，大局已敗，且先善後，再作道理！

待他神智略清，一眼看到杏姑身旁的竟是衣紅，兩人正低低私語。不僅衣紅，居然宿敵文祥、左非右等人都在這裡！自己竟然被蒙在鼓裡！不由得他惱羞成怒，胸中熱血狂奔，眼中金星直冒。

大法王想都來不及想，機械式的一拍腰身，手一舉，張口一噴，那股鮮血般的神光立時向衣紅等人漫天而來。

變生倉卒，所幸左非右拿到錦符之後，情知事必有因，一直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。一見紅光，他忙將錦符一招，大呼：「快到這裡來！」

那錦符狀似薄絮，卻甚有靈性，一遇紅光便化為一團輕霧，捲繞過去，剛好把左非右、文祥、風不懼、衣紅、法蒂瑪連同杏姑包圍在內。

四法王取了清水回來，見干戈又起，急得大叫：「大哥！他們不是敵人！」

大法王見左非右已有防備，怒喝：「不是敵人？他們趕盡殺絕，把我們逼到這個地步，不是敵人也是敵人！」他邊說邊從身上取出一個盒子，向左非右等五人一指，立見一道道紫色弧線，又將那團輕霧密不透風地包在裡面。

四法王大叫：「杏姑！」急往紫紅交錯的神光中衝去。

大法王深恐傷了四弟，只得將神光略撤，四法王乘隙闖了進去。

誰知這光網裡邊又生事端，當左非右用那錦兜將六人包圍在內時，杏姑乍見文祥，神色黯然，一頭倒在衣紅懷中，無力地呼喚著：「神仙姐姐，我不要做人！」

衣紅忙問：「為什麼？苦難就快過去了。」

杏姑滿臉悲悽，說：「神仙姐姐，那我兩位姐姐怎麼辦？她們比我還苦，如果她們不快樂，我今生是不可能快樂的！」

衣紅來不及回答，四法王就搶了進來。他馬上把杏姑摟過來，將碗口對著杏姑的嘴，讓水慢慢注入她口裡，安慰道：「杏姑！不要怕！我在這裡，過去我錯了，現在我才知道，我要的只有妳，死我也要跟妳死在一起。」

文祥百感交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左非右良友關心，更是拿不定主意。只有風不懼看在眼裡，心裡已有主張。

他乘四法王還在照料杏姑之際，立刻把文祥、左非右往旁邊一推，對衣紅與法蒂瑪說：「過這邊來！快！」

雙方一分離，大法王的光罩立即反抄過去，又把五人圍得滴水不透。留在原地的四法王與全身虛軟的杏姑，已經脫離險地，彼此相依偎著。

這時，普拉格拉也自悠悠醒轉，神色疲憊，東張西望了一會，自問：「這是哪裡？怎麼變成這樣了？」

大法王有些懷疑，問：「博士，是你嗎？」

普拉格拉更是不解，說：「怎麼？連你也不認識我了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剛才有個青色妖怪附身在你體內，現在感覺怎樣？」

普拉格拉驚訝萬分，說：「有個妖怪附在我身上？你在說夢話吧？」

大法王相信普拉格拉完全無知，便說：「這事稍後再談，這裡有外敵闖入，竟然勾動了地火，把地殼破壞成這樣！」

普拉格拉更是震驚，說：「怎麼可能？這要多大的能量！」

大法王點頭說：「是的，我們快想辦法，先把地殼穩住，以免不測。」

普拉格拉搖頭不已，說：「不可能！要是地殼能翻成這樣，還是另闢基地吧！」

大法王便對四法王說：「召集大家，到會議中心開會。」

四法王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大哥！我剛才找水，四處看過也問過，這裡算是最完整的地方了，除了磁力間和動力所有抗十級地震的設施，其他地方都毀了！」

大法王環目四望，見這塊盆地邊沿有幾十個人圍觀。顯然已經一敗塗地，他痛心不已，又問：「二弟和三弟呢？」

一位名叫哈山的小酋長戰戰兢兢地上前，跪稟道：「啟稟大王，二法王、三法王帶著眷屬，已撤退到陸地去了！」

大法王驚怒道：「撤退到陸地？誰叫他們去的？」

哈山連連叩頭，說：「二法王說是奉您的旨意。」

大法王奇道：「我的旨意？我沒有下令呀！」

哈山說：「但是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在待命，大王不下命令是調動不了的。」

大法王更是訝異，說：「難道電腦也故障了？周博士呢？」

哈山說：「另一班人來接走了，沒講去哪裡！」

大法王問：「另一班人？什麼人？」

哈山說：「不知道，為首的是個酋長，皮膚很黑，帶著幾位妻妾。」

大法王跳得更高了，說：「沒講去哪裡？那麼去了哪裡？」

哈山急得只是叩頭，顫聲道：「怨屬下不知！怨屬下不知！」

大法王看看周圍呆呆恭立著、神情茫然、氣色敗壞的幾十個人，黯難道：「其他的人呢？眷屬呢？難道都走了？都棄我而去了？」

哈山叩頭說：「啟稟大王，北部基地交通斷絕，信息也不通，不知同仁們下落如何。南區只剩下我們一百多人，我們願與大王共生死！」

大法王氣得暴跳如雷，眼見大勢已去，也無可奈何。只得命令手下，先把地方清理乾淨，當作臨時指揮中心。

不久，杏姑精神好了許多，見自己躺在四法王懷裡，回憶前情，她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我姐姐她們呢？」

四法王把桃姑及李姑叫過來，二人驚魂未定，淚痕猶在。桃姑說：「小妹！法王待我們很好，剛才又救了妳，妳就委屈一點吧！」

杏姑的目光還在人群中搜索，最觸目的是一幢紫色光柱，裡面似乎有幾個人，她有氣無力地問：「那裡面是什麼？」

四法王溫柔地安慰她：「那是我們的敵人，大哥把他們抓住了，暫時關在裡面，待會就要處死了。妳放心，我們馬上重建基地，一切會美好如昔的。」

杏姑又問：「剛才那位神仙姐姐呢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那位姑娘不是好人，她和一個叫文祥的一夥，勾結了怪物，混進來想破壞我們的基地。」

杏姑眼睛一張，詫道：「文祥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是的，他是當局派來的。」

杏姑眼圈濕了，說：「真是他？」

四法王沒聽出她的口氣，說：「是他，他們有好幾個人。」

杏姑問：「他們來做什麼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別管他們！妳沒事就好。」

杏姑想了想，掙扎起來，說：「你大哥真的要殺他們？」

四法王肯定地說：「當然，大哥在搶修電腦，電腦修復了就要動手。」

杏姑鎮定了一下情緒，眼睛望著那幢光幕，人已飛出九天之外。她漸漸想通了，不論做鬼做人，這場惡夢是永無了時。她再看兩位眼睛紅腫的姐姐，以前為了維護自己，不知吃了多少苦頭，三個人在一起流下的淚水，遠比大河還寬，比海溝還深。

她自己又算什麼？美夢是遙遠的，一變成現實就醜惡不堪。現在只有明快地一刀兩斷，永遠陪伴著姐姐，懷抱著心中的美夢吧！

她幽幽地對四法王說：「你真的要我？」

四法王喜出望外，忙說：「我愛妳！我願意娶妳，當然……」

杏姑說：「不用解釋，如果你真的要我，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。」

四法王猶豫了一下，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我要得到族人……」

杏姑說：「放心，我不是要什麼名份！」

四法王懷疑了，問：「那還有什麼？」

杏姑說：「我不喜歡殺人！尤其是我的好日子，見了血我會不安！」

四法王懂了，忙問：「妳是要放那幾個人？」

杏姑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，僅此一次，他們要是再來，剮成萬段我也不管！」

四法王惶惶地走到大法王面前，撲通跪倒在地，叩頭道：「大哥！小弟做了一件蠢事，罪該萬死！」

大法王正忙著與幾位參謀會商，研究地質的穩定性。見狀不禁搖頭，他自得知二弟三弟棄他而去，心中是百感交集。這是他最後一個手足了，天大的事也可以擔當。他忙把四法王拉起，和顏悅色地說：「哈米！過去的別提了，事已至今，還有什麼對呀錯的？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，我們繼續努力還來得及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那就請您開金口，答應小弟的請求！」

大法王忙說：「一定答應！一定答應！」

四法王立刻說：「那請您放了他們五個人！」

一言震驚四座，大法王更是訝異得說不出話來。他站起來，負手背著四法王走來走去，寬大的白袍隨著步伐舞動，他顯然是在抑制憤怒的情緒。半晌，他轉過身來面對四法王：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難道你也要跟我作對？」

四法王嚅嚅地說：「不是，是杏姑答應嫁給我，她怕殺人不利！」

大法王氣得跺腳，罵道：「不吉利？當然不吉利！你看看，他們一來，我們的基業就化為烏有！現在天下還有我們存身之處嗎？」

四法王堅定地說：「毀壞我們基地的，是普拉格拉……或是附在他身上的那個妖魔！與這幾個人無關！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那才怪！文山基地是誰毀的？三里坡基地又是誰毀的？文祥那小子害得我關進金星監獄，這個仇恨不共戴天！我憑什麼要饒他不死？」

四法王兩膝又落地，說：「那大哥請先殺了我！不然我會放他們走！」

大法王氣急敗壞，這個從小一手撫養長大，也一再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小弟，這一次居然為了一個女人，要用自己的性命交換！

回憶往事，自己何嘗又不是為了一個女人走上這條不歸路？所不同的是，他把那段感情封藏在心底，把全副精力發洩在復國的目標上。想想族人，想想過去，彷彿一場又一場的連環惡夢。父親棄家而去，兄弟分崩離析，人生這一切所為何來？

大法王越想越傷心，前情往事一一攏上心頭，有道是好漢有淚不輕彈，他高振雙臂，引吭大叫，威震四野。淒厲的聲響傳遍基地，迴音嗡嗡不絕，就像一股永不消逝的能量，來回激盪在天地之間。

由他族人的傳述中，大法王記得很清楚，他們原是阿拉的子民，生存在鳥不生蛋的原始沙漠，隨水草而居，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。不料在十九世紀，沙漠底下發現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層。以英國為首的工業先進國，開始覬覦這個黑金寶庫。

他們最先採用政治殖民分化，這難不倒慳悍而篤奉伊斯蘭教的人民，各種流血奮鬥此起彼落。繼之，英國又藉著商業機制，由

財力雄厚的石油公司組成了「七姊妹」聯盟，一舉控制中東的政經生態，瓜分了阿拉伯人的資源。

然而這樣還不能滿足強權，另一個歷經痛苦煎熬的古老民族猶太人，幾乎被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滅絕。英美政客想到一石兩鳥的毒計，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威，不顧一切後果，硬將猶太人安置在巴勒斯坦的迦薩走廊上，成立了以色列國。

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，這個舉動激起了伊斯蘭教世界激烈的反對，二十世紀在人類私心貪念的角力下，成為掠奪者與反抗奴役者的戰場。三次中東戰火，兩番沙漠風暴，多次巴勒斯坦屠殺，英美聯手干預，無數阿拉伯人破家亡，流離失所。

大法王是席克族人，祖姓希拉，本來居住在內夫德沙漠中。後來英美勢力日見強大，扶植了沙烏地阿拉伯王朝，各族遂瓦解飄零。進入新世紀，其父薩赫丹突然離家出走，長子阿米巴·希拉接位，重新振作。

數十年來，尤其在電腦統治之後，大法王發現當局漏洞極多，正宜大舉圖謀。於是分別在陸地及海底建設了多個基地，招募了不少人材。只是他的二弟阿拉阿哈及三弟阿哈塔整日沉溺酒色，不思進取，令他苦惱不已。

唯有一手帶大的四弟阿米哈米還頗能相互配合，共謀大計。不久前，四法王由南美洲歸來，言及曾見到父親薩赫丹，說正在修煉法術，不日即可團聚。這本是一件好事，問題是當時雙方以海底震波通訊，竟被當局發覺，而且正在追查行蹤。

大法王不相信當局真能偵測到這深海基地，卻心生警惕。他覺得力量過於分散，且常需聯絡，長此以往必將露出馬腳，故當機立斷，下令全面撤退。

這海底基地不僅有磁場保護，還有電磁波接收設施。各重點區域更設有遺傳基因偵測系統，外人一進入立被查獲，安全異常。

想不到這一切仍成泡影，不僅敵人入侵了，基地破壞了，兄弟逃走了，最後一個最親密的弟弟居然不愛江山愛美人！簡直讓他氣結！

大法王毅然揩乾眼淚，大跨步走到杏姑面前，直直地瞪著她。停了一會，他厲聲說：「我只問妳一句，為什麼我弟弟甘願為妳死？」

杏姑憐憫地望著法王，輕輕地說：「小女子苟且偷生，只希望姐姐的幸福。大王心懷故國，想必明瞭什麼叫做生不如死。」

大法王有感於中，五內俱焚，他停頓了一下，強按住心頭的悲憤，又問：「妳知道什麼是生？什麼是死？」

杏姑說：「生？我不知道，死？我很熟悉。」

大法王問：「妳不知道什麼是生？」

杏姑說：「生命是別人給的。」

大法王問：「那妳為什麼知道死？」

杏姑說：「生不過是為別人活著，對我來說，我已經死了。」

大法王不同意，說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妳怎麼能這樣說？」

杏姑說：「螻蟻活得自在，而人總是不能知足。」

大法王說：「人可以改變世界。」

杏姑搖搖頭，說：「大王您又改變過誰了？」

這句話如同一支精鋼利劍，猛然刺進大法王的心扉，他大叫一聲，舉起雙臂狂呼：「阿拉！我的主呀！連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女人都瞭解我的心思！而我的親兄弟、我的族人都把我當作瘋子！我的主呀！我也是生不如死呀！請您賜我死亡吧！」

四法王聽了，竟是泣不成聲，叩頭不止說：「阿拉呀！我的主呀！今生今世，我不要的一切，不論什麼都已得到了。偏偏唯一我想得到的，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！我何嘗不是生不如死？」

桃姑聽了，更是傷心欲絕：「天呀！我們一家大小累遭不幸，姐妹三個竟然沒有一人能過正常人的生活！最後我還要連累小妹！這不是生不如死嗎？」

桃姑哭著，喊著，索性往湖裡一跳，打算一了百了。哪知這湖只是供人觀賞的，水深原來就不過三尺，被那地火一蒸，餘水已不足半尺。桃姑撲通一聲跳下去，只濺起些許水花。待兩腳著地，但覺額頭頭痛，一看四週景物依舊，連求死都不得，她乾脆坐在水裡，哭得水淚共花容一色。

大法王看不下去了，一揮手，一道光屏升起，將眾人隔在一邊。他把四法王召來，說：「哈米！你帶你的女人到一邊去吧！」

四法王還忘不了衣紅等人，說：「那他們呢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我今天可以不殺他們，等你的女人想看人頭落地時再說吧！」

看著這片基業，大法王鋼牙緊咬，不能失敗！就當作從頭開始，也要努力到底！只是生理時鐘告訴他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沒有做，他大叫一聲：「哈山！」

哈山忙彎腰上前，說：「大王，哈山在！」

大法王問：「為什麼沒有禱告？」

哈山說：「清真寺毀了，教士不知道在哪裡！」

大法王一振精神，說：「這裡就是阿拉的土地！我們就地禱告！」

說罷，大法王領頭，大家面向麥加方向，開始向神輸誠：「萬物非主，唯有阿拉，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。」

普拉格拉等他們禱告完了，這才過來對大法王說：「阿米巴，我有一個建議，先把這個基地封了。在這海溝北方三十哩處，還有個較小的……」

大法王打斷他說：「博士，我想過了，以往是敵明我暗，所以把基地選在海底。而今是敵暗我明，不論躲到哪裡，都已經在敵人的掌握中了。」

普拉格拉問：「那你的意思是？」

大法王斷然說：「跟他們硬碰硬，比比高下！」

普拉格拉憂心忡忡地說：「可能嗎？我的實驗室全被毀了，磁力增益器還不知損壞程度如何，再加上……」

大法王說：「至少我們的策略成功，他們還沒有把我身邊的這台磁力電腦破壞掉。我們可以從頭做起，怕什麼？只要我們團結，再大的困難都可以克服！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那又怎樣？以我們先前的能量，經過剛才那場地地震，地函沒有倒翻已經是大幸了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你不是說目前能量還不足嗎？」

普拉格拉慚愧地說：「那是騙你的，我承認自己一直在良心煎熬下。趁這次事件，我決定洗手不幹了。」

大法王百感交集，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這以後再說吧！我們總要生存下去。」

普拉格拉問：「還有以後嗎？」

大法王信心十足地說：「論力量，我們已經沒有機會了，但是懂得做生意的人，總能在最惡劣的情況下覓得一線生機。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好吧，至少我們先善後再說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我只要你保證一點，千萬不要讓這部磁力電腦被破壞。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放心，基地結構雖然受到損壞，但我們的磁場是利用地球磁力線，再加上此時此地的地心能量增益所形成的。這種磁場一旦形成，基於能量不減原理，要想使它消失，是絕無可能。除非你出了什麼差錯，或者是時空環境有了變化，我可以保證磁力電腦的安全。」

大法王大為安心，當下便叫哈山帶人搬幾塊大石頭來。然後他登高一呼，叫所有人到面前集合。

眾人高高低低地站了一地，大法王更是悲不自勝。基地中原有千餘人，在面前的大概不出一百人。雖說東、西、北部交通斷絕，尚不知情況如何，但是後勤電腦發生故障，在這種環境下，沒有電腦的協助，千瘡百孔，簡直不知從何做起。

大法王嗓音沙啞，眼睛濕潤，說：「各位同袍，大家辛苦了，最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。當前我們有兩件重要的工作，一是重建基地，不幸後勤電腦壞了，只能靠大家用手慢慢地奮鬥了。不過這倒不急，因為本基地的維生系統是分散式，各區都能自給自足。

「當務之急，是我們要保存實力，以便東山再起。」說到這裡，大法王停下來，目光緩緩地由各個臉上掃過，他要知道這些人的心思。

果然，有個漢人問：「請問法王，我們還有什麼實力？」

大法王慘笑說：「人的意志就是實力！」底下哄然一聲，眾人紛紛交頭接耳。

人最可憐的是只能相信眼睛，在大法王能呼風喚雨的時候，風到了，雨來了，人們就把他當作神。是真是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親眼看到了自己所沒有的能力。

以往大家跟著法王，總以為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，就能創造一個更光輝的未來。至於未來是什麼？沒有人知道，也沒有人想知道，只要能看到摸到，一天一天地過去，一天一天地存活下來，人認為生活就應該如此。

古往今來，人一直就只是人，在生生死死之間，不過一天一天地生活著，有誰管未來怎麼樣？生命是什麼？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又何在？

人是靠感官認知來釐定自我的，囿於感官的極限，人的認知便受到時空範疇的局限。如果人只把自己當作一個感官附著的機體，時間的極限就是生死之間；空間的極限則是環境的變化之間。

大法王把自己的生命延長了，延長到一個團體，一個族群。他的範圍擴大了，但也只是極限的延伸而已。跟著他的人沒有這種認知，不可能看到大法王心目中的遠景。現在大家所期望的是，大法王怎樣再呼喚一些風雨，怎樣再在海底重生。

大法王心中沉甸甸的，他這才發覺，難怪他過往的族人，更難怪他的手足。連這些多年來同出生共入死的伙伴意志都不夠堅強，遇上一點挫折就被擊倒。自己若不能堅強起來，這微弱的火花從此就熄滅了。

大法王收回目光，繼續說：「你們不相信是不是？記得二十年前吧？我們有什麼？」他這才領悟到，人一定要不斷被提醒，否則就忘到撒哈拉沙漠去了，他慷慨激昂地說：「目前只是一點挫折，算得了什麼？只要再加把勁，一個更理想的基地就在眼前！」

有人喊道：「在哪裡？外太空？」

也有人叫著：「在電腦城！」

有人嚷說：「只有這裡！我們辛苦了這麼久，絕不放棄！」

也有人說：「只剩下幾十個人，能成事嗎？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「憑什麼能？」

「人定勝天！」

「那麼真主阿拉呢？」

「我們要追隨真主！」

「真主萬歲！」

一時大家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。

大法王知道，人氣可用，但必須用非常手段。他先叫過哈山，吩咐了幾句，然後指著哈山說：「本法王早有預知之明，剛才派了潛艇，先將大部分人送回岸上，只要我們安定下來，就可以把他們接回來。這些事哈山知道，你們可以問他。」

哈山立刻說：「因為外敵突然入侵，為了避免無謂的傷亡，我奉法王旨令，早調動了全部交通工具，總共撤退了南區及西區的五百多人。」

大家一聽，原來這些事早在法王的計算之中，一時勝敗不足為慮，人人精神大振，齊聲歡呼：「法王聖明！」

大法王心中有愧，索性說：「很多事我沒有事先公開，比如說，幸而我們在文山區有個生化基地，才能開發出氫氧分解催化劑！很多人不諒解，說我迷戀周博士！現在我又派她去負責更重要的任務，等她回來你們就知道了。」

眾人更是連聲歡呼：「法王萬歲！法王萬歲！」

大法王見人心已穩住，便對普拉格拉說：「博士，你也說幾句好吧？」

普拉格拉經過這次事件，心中頗有感慨，看到基業被毀，他倒是鬆了一口氣。他就像一部高速飛馳的跑車，途經一個陡斜的下坡，偏偏車中沒有煞車裝置，原先的「快感」變成了難以挽回的噩夢。待車體突然撞到山腳，駕駛居然毫髮無損，那才叫做解脫。原先他既不能回頭，又不能停止，在大法王不斷的逼迫下，他早已心力交瘁。這幾十年來，他憧憬的理想已在這個基地實現了。但是光榮及讚美的桂冠並未隨之而至，大法王要的是最終的力量，而他所看到的是毀滅。

他能繼續嗎？可是，他又能停止嗎？不談別的，僅僅是目前這個禍胎，他苦苦思索，都找不到一個完美的處理方式。一天拖過一天，他比誰都清楚，這只是在苟延殘喘。死亡很簡單，是剎那間的解脫，而漫長的生命才是煎熬的地獄。

方才在電腦間的一場討論，黑金剛和古嚕嚕直接了當地點破了他的迷思。眼看著格瑞達那千嬌百媚，賞心悅目的尤物，他才領會到原始生命所設計的圈套。

「美」是什麼？美是感官的磁場，是生命最強烈的磁力。生存的意義，就是在感官的牽引下，一步一步把物質串連在時空場中。億萬年來，生命體不斷發展，生死不過是一個感官美的磁場式微了，另一個磁場的新生而已。

姑不論生命體如何變化，所有現存的生命，都還是最原始的、陷縮在幾十億年前的那片細胞中的原生質。假如說生命體是垂直於物質體的電場，而生命更上層樓，人類的思想因襲了另一種時空場，又垂直於生命體。

所以，科學只是「真」的追求，而不是「真」的本質。科學家想實現它，卻又陷入了電場無限擴散的迷魂陣中。

對人而言，還有一層垂直的認知，那就是「善」。人若不知止，真既難以到手，美也會在瞬間無影無蹤！

自己是始作俑者，人生的真善美當前，還能一任個人胡作非為嗎？

顯然大法王有大法王的看法，自己呢？他環目四顧，不要說多年追隨的部屬沒有幾個倖存，連剛才那位令人神往的絕色美女，也可能已魂歸離恨天了。

他當然有話要說，於是他打點精神，站到台上，說：「各位辛苦了，很不幸，我剛才莫名其妙地昏倒了，一醒過來就看到這副末世光景。」

「我想說的是，各位實在幸運，因為據我的估計，剛才那陣地殼變化，應該是十級以上的地震，而本基地最高的防護能力只有十級！」

此話一出，下面又是一片嗡嗡。正因為大家都知道磁場的威力，也一再聽到有關磁場破壞的後果，普拉格拉博士提出數據來應證，怎不讓人捏一把冷汗！

大法王忙插口說：「大家放心！根據記錄，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地震強度，還沒有超過芮氏九．二度。」

很多人拼命點頭，人人相信科學，咸認為科學是至高無上的。

普拉格拉說：「不錯！但這不表示大自然一定遵循芮氏標準。」

很多人點頭，還有更多的人搖頭，顯然大家莫衷一是。

普拉格拉看看大家，繼續說：「其實這不是我要討論的問題，我要說的是，我個人在這次經驗中認識到一點，就是不論做任何事，一定要先想清楚：動機是什麼？立場在哪裡？目的又是什麼？」

「以大法王來說，他的動機很高尚，是為了爭取公平的生存機會；他的立場也很明確，是站在他那瀕臨絕滅的民族上；他的目的大家也都知道，是要復國，重新建立一個沙漠王國。各位可以輕易地判斷，他是否方向正確，步驟合理，目標在望？」

大家都表示同感，到底是科學家，幾句話就說得明明白白。

普拉格拉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則不然，在初，我唯一的動機是不服氣，人人杯葛我，所以我一定要證明自己的本領。立場呢？沒有，要有也是為了我個人，要出名，要得利！至於目的，我一點都沒有想過，直到實驗做出來了，自己都嚇了一跳！」

「或許還有人記得，二十世紀四〇年代，在美國的主導下，一批高能物理學家齊集拉斯阿拉莫斯基地，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。而在三十年後，這些科學家無不受到良心的譴責，有的做了傳教士，有的從事生態保育，除了一位最受爭議的泰勒博士外，沒有一個人對他們的工作感到驕傲！」

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是人，人類是生命長流中的一段，不是消失在沙漠中的、不再延續的死河！」

話一說完，下面鴉雀無聲，連大法王都不禁深思，磁通子的目的應該是什麼。

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。正當大家靜默沉思之際，一道龍捲風自天而降，只見地面飛沙走石，人們掩頭覆面，紛紛走避。不久，風柱色轉青黑，原形畢現，是那青色巨靈！

大法王驀地一驚：「怎麼又是你？」

巨靈大笑，說：「是呀，那幾個傻蛋被我引到外太空去，在月球上捉了一陣迷藏。我等不及，先溜回來了。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看你做的好事，我跟你拼了！」

巨靈連連搖手說：「不必！不必！我來貴地也只為了躲避敵人。我必須速速他去，快把我的人質還我，我立刻就走！」

大法王哼了一聲，他心裡雪亮，自己不過是以卵擊石。顏面上卻不能不撈一點回來，否則自己的意志力就涓滴無存了。他想舉起磁力控制器，又怕文祥等人乘機逃逸，進退兩難之際，只得說：「什麼人質，我沒見過！」

四法王忙上前一步，接口說：「是不是普拉格拉？」

巨靈說：「要他做什麼？我說的是杏花姑娘。」

四法王就怕他要那個，聞言怒氣陡升：「她是我的人，怎麼能做你的人質？」

巨靈說：「笑話！什麼能不能？今天老夫有權，就是她！」

四法王抗聲說：「我承認你神通廣大，但是只有暴徒才會挾持人質！」

巨靈說：「暴徒也罷！我也是不得已，快把人交給我！」

四法王架勢一擺，準備拼了：「你說說看，為什麼是她？」

巨靈說：「因為我把一個靈魂放在她的肉體中了！」

四法王聞言大驚，問杏姑道：「杏姑！是真的嗎？」

巨靈再現，杏姑早已嚇得渾身發抖，只說：「我怕！我怕他！」

巨靈幡然醒悟，立刻搖身一變，成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嬰兒，一下跳到杏姑身邊，拉著她的手說：「是你把我救出來的，記得吧？」

杏姑神色一怔，兩眼盯著嬰兒，突然啊呀一聲，她立眉豎目，腔調神態完全變了：「調皮鬼！你到哪裡去了？害得我到處找你不著！」

那嬰兒也不多話，一拉杏姑，催道：「快走！壞人就要來了！」一語未了，但見一陣旋風突起，二人就此失去蹤影。

四法王呆在一邊，突如其來的變化，他還來不及反應，杏姑已自化風而去。他以往曾是多麼威風！這一陣子只因為多了一分慾念，又因為希望即將成真，內心就像洗土耳其浴似的，一下子冰涼，一下子火熱！這一剎，心中竟然又變得空空如也，他不禁望天狂呼：「杏姑！杏姑！」

四下只聽得迴音盪漾，人人垂首無言。